

50年前的咖啡館還在原地等你

第一次去巴黎，我帶着爺爺的重託，替他尋訪當年留法時最愛的梵卡咖啡館。

巴黎咖啡的香醇會等待半世紀之久？我不太相信。用Google一搜，嚇我一跳，梵卡咖啡館居然還在，連地址都沒變。我急匆匆趕到那裡，一進門就興奮地找老太太。這一環顧，又嚇了我一跳，吧台裡還真坐着一位銀髮老太太，正專心致志地磨咖啡。

我跑到她面前，激動地掏出爺爺當年在這裡拍的照片，她也很激動，指着照片里的女店員說這個是她，她叫索菲亞。

此時，我的激動已不再是為爺爺找到舊相識了，而是為巴黎感動。

歷經半個世紀的咖啡館，連女招待都沒變，門口那花，都還是當年的天竺葵，彷彿位置都沒挪動一下。

我問索菲亞，為何不把梵卡做大做強，至少也要在門口挂個百年老店這樣的金字招牌。索菲亞笑笑：「如果那樣，我的咖啡還能讓你爺爺在中國念念不忘嗎？」

我想現在的梵卡、索菲亞，和巴黎一樣，已經過了欲求旺盛的階段，都在很安分地做自己，不會一窩蜂地模仿別人、複製別人。

遺屬福利

谷歌公司向來以豐厚的員工福利聞名業界，但日前曝光的一項谷歌新福利還是讓世人瞠目：如果員工不幸去世，其配偶還能在未來10年享受到去世員工的半數薪酬；他們的未成年子女還能每月收到1000美元的生活費直至19歲，如果是全日制學校的學生，可以領到23歲。除此之外，配偶還能獲得去世員工的股權授予。全球3.4311萬名職員都有資格。「遺屬福利」給谷歌人才戰略帶來的無形效應難以估量，被媒體認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超級福利。

失戀休假

據日本共同社消息，東京一家女性市場調研公司「公主和公司」有「失戀休假」制度。該公司提交給勞動標準監督署的就業準則里寫道：「如果因失戀造成難以從事工作的未婚職員提出申請，每年可以給予一次假期。」該公司負責人稱：「與其無法集中精力導致工作出現失誤，還不如乾脆給她放假。」因此，決定25歲以下者可以有1天、30歲以上者可以有3天的帶薪假期。公司的人性化制度獲得了不少女性的支持。

打盹服務

很多人曾因為在工作時間打瞌睡而受到批評甚至丟掉飯碗。可如今法國的不少公司為了員工健康和提高工作效率，開始主動要求員工在上班時間打個盹兒。有的公司甚至專門為員工開闢了「瞌睡吧」「打盹服務區」。當地輿論稱，「上班打盹」是21世紀最令人期待的員工福利。

位于里昂的Novius公司專門為員工開

了一間「打盹室」，所有員工每天都可享受10分鐘到20分鐘的「打盹時間」。而在巴黎近郊的審計諮詢公司PWC，短短兩年時間，在「打盹室」享受小睡和按摩的員工就超過1萬人次。Novius公司總裁布萊頓先生表示，20分鐘的小睡時間不算長，睡醒後卻可以提高34%的注意力和25%的工作效率。

免費飛機

總部位於美國中部的一家化工企業，地理位置偏僻。一些員工因為小鎮生活過於單調而離開公司。為此，公司制定了挽留人才政策：新員工工作滿一年就可獲得一萬美元的獎金；新員工在收到錄用通知後的一周內簽訂合同，則第一個月的工資將翻倍；公司還將幫助員工從其他地方搬家到當地。此外，該公司還為員工提供包機服務，每周兩班航班由公司所在地出發前往美國東部的費城，這樣員工就能在享受平靜的鄉村生活之餘感受一下大城市的繁華和喧囂，員工及其家屬都能乘坐這種免費航班。

我印象最深的窮游是大概3年前，和光頭、燦爛、李哥的巴塞羅那之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廉價航空、青年旅館和LonelyPlanet。第一次，我下了飛機之後沒有接站的，沒有導遊。為了旅行順利，我們4個人點燈熬油花了兩個晚上，打印了300頁的材料——行程安排、交通聯接、景點介紹、美食推薦。自己研究坐地鐵、坐公交，到了地方之後，自己拿地圖找景點，找到景點之後，對照着做好的功課自己給自己當導遊。那次我們在巴塞羅那待了7天，回來後一致感慨：原來出門還可以這樣玩。

兩年前的夏天，我和JP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買張歐洲火車通票，用22天時間從巴黎坐火車到北極圈然後再坐回來。JP從小在法國長大，對這種玩法已經習以為常，而我卻是第一次出門超過一個禮拜。到達瑞典哥德堡是當天下午6點，晚上12點要出發，繼續趕路。根據《旅行手冊》，我們找到一家當地的素食館。我這個人那時候還不是很擅長和人交流。除了同行之外，很少和陌生人說話。我們吃得差不多了，JP突然站起身來，跟我說：「我去和那邊吧台上的聊聊天。」便把我一個人丟在那裡了。過了一會，JP回來問我：「他們都好有趣啊，你要不要來？」那是我第一次在旅行中和陌生人聊天。那天晚上，我們遇見了一個大學老師，一個爵士鋼琴手，一個爵士小號手，一個印度教信徒，一個從小就在附近街區長大的學生，一個從來沒有賣出過一首詩歌、一直哭哭啼啼的詩人。基督教徒總是將「上帝的恩賜」挂在嘴邊，如果我也可以借用一下的話，那麼那天晚上在哥德堡的那

50年前，一個年輕人在那裡喝咖啡，50年後，他的孫女漂洋過海還是在那裡喝咖啡。店員還是那個人，不過生了一頭白髮，卻還是很快樂地坐在那裡調制咖啡，這裡面一定有一種不可替代的滿足感。

馬修奶酪不開分店

馬修奶酪是唯一讓我掏錢購買時可以不用想人民幣與歐元匯率的食品，口感一流。這家小店竟然被好萊塢電影導演發現，作為拍攝地，我曾懷疑我再也不能在奶酪店櫃檯前看到馬修燦爛的笑容，他將在財富人物電視專訪里津津有味地談他的擴張計劃。

可是馬修依舊像從前一樣，跟所有走進他店里的大學生打招呼：「Hi，馬修的奶酪是馬修親手做的喲。」

雖然現在買馬修奶酪的人排了很長的隊，

馬修卻說：「我只是一個熱愛做奶酪的人，埋頭幹活，遠離麻煩。」他甚至拒絕了家樂福、歐尚這樣的大型連鎖超市的配貨訂單。

「我們在這兒非常快樂，我對現在擁有的

一切感到非常滿意。夠了。」他說。

「我並不富有。」馬修說，「但錢對我就像甜布丁，吃多了會毀掉我的牙齒。」

馬修好像有一種「夠了」的感覺，我也終於長舒一口氣，這個「夠了」是一個很難的哲學。我就是做這件事情，很開心，每個吃到我做的奶酪的人都很快樂，所以，夠了。這種快樂是我一直想學的。

瑪蓮娜刺繡手工坊

我有個同學瑪蓮娜，她家一直經營刺繡工

坊，這是巴黎僅存的兩家刺繡手工坊之一，另一家剛被Chanel收購。

每年，法國高級成衣設計師把要推出的高級定制系列設計草圖和構圖交給他們，再由他們一針一線地將水晶、寶石、萊茵石、玻璃珠等縫上去。

法國的LV、Chanel、Dior等公司一直派人來瑪蓮娜家談收購意向，但瑪蓮娜的父親認為：「如果那樣，我們就會變成龐大的奢侈品集團和尚王國的一條流水線，夜以繼日地忙碌。這樣，我將沒有時間為我的女兒親手做她的畢業禮服和嫁衣，我還想為我的孫女縫製她的結婚禮服。」

瑪蓮娜的媽媽說：「這個世上還缺少什么呢？不過是一點時間和忍耐。我們不需要讓自己變得更強大，因為我們一直在做我們想做的，這就夠了。」

在巴黎生活久了，我發現，這裡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定位，他們的自信，不是建立在與別人的比較上，他們任何時候都能做自己。

我的導師羅曼特常常告誡我們，快樂遠不需要滿足那么多渴求後才能得到。

一個明智的人心里應該有一個聲音時時提醒自己：更多不等於幸福，這些已經「夠了」。

另類企業福利

作者
張璐



作者：
〔印度〕安東尼·德·梅勒
孫張靜譯

從前，有家客棧叫「銀星」。店老闆竭盡全力把客棧佈置得很溫馨，並為客人們提供優質服務，客棧的收費也很公道。老闆想以此吸引顧客，但不知為何，還是人不敷出。絕望之下，他只好求教於一位聖人。

聖人說：「太簡單了，你必須改改店名。現在你必須叫它‘5個鈴鐺’，然後在門口挂上6個鈴鐺。」

「6個鈴鐺？太荒謬了，這樣做能有什么好處？」

「你試試就知道了。」聖人微笑着說。

無奈之下，店主只好一試。結果是：每個路過客棧的旅行者都會走進店里，指出這個錯誤，他們都認為別人沒有注意到這個小錯。而一旦他們走進客棧，便會被里面的設施和服務所吸引，就會留下來歇息一晚，這樣就給店主帶來了夢寐以求的好運。

世上沒有什麼比糾正別人的錯誤更讓人高興的了。

作為一個世界500強公司的總裁，我曾經叱咤商界，無往不勝，在別人眼里，我的人生當然是成功的典範。但是除了工作，我的樂趣並不多，到後來，財富于我已經變成一種習慣的事實，正如我肥胖的身體——都是由多餘的東西組成。此刻，在病床上，我頻繁地回憶起自己的一生，發現曾經讓我感到無限得意的所有社會名譽和財富，在即將到來的死亡面前已全部變得暗淡無光，毫無意義了。我也在深夜里多次反問自己，如果我生前的一切被死亡重新估價後，

幾乎所有的家長都對孩子說過「狠話」，專家認為這比體罰的後果還要嚴重。「心罰」對孩子的傷害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心罰」對孩子的傷害大

恐嚇、冷落孩子。每當孩子調皮或犯錯誤時，家長都會不自覺地用諸如「不要你了」等話恐嚇孩子，讓孩子因害怕而「就範」。

不良影響：膽小恐懼以及發育不良容易使幼兒情緒不穩定，產生緊張、焦慮、抑鬱、敏感、膽小、恐懼等反應，甚至有可能導致發育不良、智力低下以及神經衰弱、偏執、強迫等症狀。

對比中「抹煞」孩子的努力。很多家長追求完美，忽視孩子的努力，僅僅因為孩子沒達到「最佳」或「理想」標準，就抹煞其成績。

不良影響：不能正確地評價自己。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會不斷把外界的評價轉為自我評價，長期對孩子持否定評價，會影響孩子正

心理懲罰對孩子傷害更大



這是更重要的東西，也許是感情，也許是藝術，也許只是一個兒時的理想。無休止地追求財富只會讓人變得貪婪和無趣，變成一個變態的怪物——正如我一生的寫照。

上帝造人時，給我們以豐富的感官，是為了讓我們去感受他預設在所有人心底的愛，而不是財富帶來的虛幻。我生前贏得的所有財富我都無法帶走，能帶走的只有記憶中沉澱下來的無邪的動感和與物質無關的愛和情感，它們無法否認也不會自己消失，它們才是人生真正的財富。

CEO的心願

作者：艾程

已經失去了價值，那麼我現在最想要的是什么，即我一生的金錢和名譽都沒能給我的是什么？有沒有？黑暗中，我看著那些金屬檢測儀器發出的幽綠的光和吱吱的聲響，似乎感到死神溫熱的呼吸正向我靠攏。

現在我明白了，人的一生只要有夠用的財富，就該去追求其他與財富無關的，應

的。反而，一點點小的挫折便會讓我苦惱不已，心情很差，脾氣也很差。

對於光明面我已經麻木，但對於陰暗面卻特別敏感。反過來，當我在旅途中，我對日子的預期是險惡。我不知道下頓飯在哪里吃，不知道下一秒會遇見什麼情況。作爲一個旅客走在大街小巷的時候，我會看到乞丐、打架的人、小偷和妓女。我發現，在旅途中我對於困難的承受力大大增強了，而當我對不順利習以爲常的時候，那些身邊的美好便凸顯出來。陌生人的一個幫助、一個微笑、一句感嘆，我都視為珍寶。在路上的我，習慣了陰暗面，對於光明面特別敏感。因此我記下那些旅行中的小

故事，用來提醒自己，生活一直都是美好的，無論是待在家里，還是出去遠行，永遠都要懷有一顆感激之心。

還有一些故事，它們打動我是因爲有着更深層的原因。出國那會兒，我剛剛讀完高中，每天雖說也有學習任務，但相對來講輕鬆不少。打開電腦，看到的是像洪水一樣的信息和信息源。對於社情、國家國際上每天發生的事，我總是急匆匆地去表達自己的看法。剛讀完高三的孩子其實很無知，但我的問題在於那時候我並不知道自己無知。每天打開電腦，便是想着給自己劃陣營、貼標籤，一心想要說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在我印象里，那時候好像每個人都這樣，披着大衣，內褲外穿，好像只有自己才能拯救這個世界。但當我離開網絡，關上電腦，瞬間又變回了普通人，就好像蜘蛛俠摘掉了頭套，月野兔穿上了衣服一樣，過着每天吃飯、睡覺、上課那種碌碌的生活。有那麼一些時候，我總覺得彷彿自己與這個時代脫節了，脫節在兩個互不關聯的平行宇宙中。對着歐陸的夕陽，總有些無奈之感。在旅途中，我和很多不同年齡、不同閱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聊過這個問題。我講我自己，他們講他們自己。很多人，尤其是老人的故事，很精彩。但細細想來，精彩的原因也許只是他們本身實實在在。在他們的故事中，總有一個闪光點，讓人覺得他們將自己獨特的經歷和他們的時代結合得很緊密。與他們道別之後，回想起來，總會覺得他們給我一種內心的平和。這種感覺很微妙，也很難講。當我有一天打算將他們訴諸筆端的時候，我發現每每講完他們的故事，我自己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不再那么非黑即白，不再那么非對即錯。

你從哪裏來

作者：米周

我印象最深的窮游是大概3年前，和光頭、燦爛、李哥的巴塞羅那之行。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廉價航空、青年旅館和LonelyPlanet。第一次，我下了飛機之後沒有接站的，沒有導遊。為了旅行順利，我們4個人點燈熬油花了兩個晚上，打印了300頁的材料——行程安排、交通聯接、景點介紹、美食推薦。自己研究坐地鐵、坐公交，到了地方之後，自己拿地圖找景點，找到景點之後，對照着做好的功課自己給自己當導遊。那次我們在巴塞羅那待了7天，回來後一致感慨：原來出門還可以這樣玩。

兩年前的夏天，我和JP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買張歐洲火車通票，用22天時間從巴黎坐火車到北極圈然後再坐回來。JP從小在法國長大，對這種玩法已經習以為常，而我卻是第一次出門超過一個禮拜。到達瑞典哥德堡是當天下午6點，晚上12點要出發，繼續趕路。根據《旅行手冊》，我們找到一家當地的素食館。我這個人那時候還不是很擅長和人交流。除了同行之外，很少和陌生人說話。我們吃得差不多了，JP突然站起身來，跟我說：「我去和那邊吧台上的聊聊天。」便把我一個人丟在那裡了。過了一會，JP回來問我：「他們都好有趣啊，你要不要來？」那是我第一次在旅行中和陌生人聊天。那天晚上，我們遇見了一個大學老師，一個爵士鋼琴手，一個爵士小號手，一個印度教信徒，一個從小就在附近街區長大的學生，一個從來沒有賣出過一首詩歌、一直哭哭啼啼的詩人。基督教徒總是將「上帝的恩賜」挂在嘴邊，如果我也可以借用一下的話，那麼那天晚上在哥德堡的那